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十六

大傳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儀禮經十七篇惟喪服一篇有傳此篇通用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統論其大凡故名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王如字大祖之大音泰

禮古禮不爲王則不得禘祭以天子世德源長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諸侯則但及其始祖而已大夫更遜於諸侯惟有三廟若有大勳勞事爲君所善君特賜以殊禮亦得祫祭上及其高祖省善也干求也據此則祫卽禘也以其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始祖廟曰祫以其帝祭曰禘又制始虞舜又審禘也曰禘惟天子祫祭則以禘名之諸侯以下不得云禘若四時之祭夏曰禘又以帝王於夏而得名不可與大祭等也干以下干上之詞大夫本不得有祫祭以君特恩故曰干祫然止及其高祖而已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逡息俊反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

大事伐紂救民奉天命而順人心者也既事而退紂已自焚武庚不背微箕遂逐武王為天下諸侯所擁戴不得已而即天子位於是燔柴以告於上帝祭於社以祈奠安又於牧野之室設奠以祀先人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以襄事逡疾也言奔走勤也蓋天下諸侯擁戴之心已久故誠服如此於時即追王三代以明功德之所由隆且以見伐紂救民先人之本意不以卑臨尊言追王者天地神人之意非己子孫之卑敢封其先人之尊也 御案大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為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繆本作穆下禮反繆音穆

承上意而推廣言之治安也祖禰主敬故曰尊尊子孫主恩故曰親親旁治昆弟推己之所尊親以尊親其尊親該一切禮儀在內合族三句則總承而言之也竭盡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與去聲紕匹彌反繆音謬

鄭康成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民不與言未及乎勞來賙恤之事也治親即上文三事報功報有功勞者賢下位有德之士能有才藝存愛凡事存仁愛之意一得皆得也贍足之至且多也紕繆錯亂人道即指五者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量去聲長上聲

鄭康成曰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文章禮法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衣服吉凶之制徽或作褘親親四者人道之常黃氏震曰此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變易其舊革則除去之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其大宗小宗以明敬合族屬以明恩異姓他姓之女來嫁者主名母與父之名號際會婚姻際會之禮著明也男女有別非母婦之倫無由相見也其夫屬乎己之父行其妻皆母行其夫屬於己之子行其妻皆婦行也謂弟妻為婦則將降其弟為子道將嫂亦可為母而以兄屬父道乎甚言其不可也名不正則尊卑亂而倫紀黷故曰大者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免音問殺

反

四世共高祖服緦麻服盡於此故曰窮五世共高祖之父者袒免雖同姓而恩減殺矣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並袒免亦無以親屬宗此而竭不過厚其遠宗正欲其篤於五服也然亦必變吉以爲禮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單音丹食音嗣

五世以後可以各自爲氏族謂之庶姓戚親也單盡也繫之以姓則正姓也如姬爲魯正姓而孟仲季爲庶姓庶姓即氏也弗別不別之爲異姓綴食即合族以食之禮記者設爲問荅言五世以後庶姓別於上而親盡於下昏姻其可以通乎然繫之以正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周道雖百世不通昏姻爲禮之正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吳氏澄曰服術謂聖人制服之道親親承上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由子以下皆親親之下殺也尊尊承上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由父而上皆尊尊之上殺也愚按名上文所謂母與婦也出入異姓來歸女妹異姓長幼昆弟旁治之服從服見下文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氏澔曰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徒從也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又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

緦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仁義一也本仁而施之有序則爲義服制者聖人本仁而以義斷之者也施之各得其宜曰義仁以親親爲大由親逆而推之等而上以至於祖其恩殺父爲輕由祖順而推之等而下以至於父其恩殺祖益重恩愈遠則服不得不遞殺此五服之所由制也一輕一重皆天理人情之宜而不得不然者故曰其義然也記者大概言服制之本於仁義如此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孔氏穎達曰言君誠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族人不敢計己親戚與君齒列陳氏祥道曰君於族人主乎愛失愛則疏族人於君主乎敬失敬則褻君明其親親之恩族盡其尊尊之義不能親九族與特親不恭者豈知此哉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去聲

陳氏祥道曰庶子不祭不敢貳其祖於上不得爲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蓋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別子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曰別子或異姓始來在此國亦曰別子後世以爲祖也其世繼別子者則爲大宗族人所共宗也繼禰者父之適兄弟尊之爲小宗也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

鄭康成曰遷變易也按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故百世不遷衆子各繼其高祖親盡則遷爲小宗大宗始祖之正體百世不遷不忘祖也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以宗子是祖之適適所自來故敬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孔氏穎達曰前言卿大夫自有大宗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率領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他人所無唯公子有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氏澔曰此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子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移古與施通用

孔氏穎達曰在旁而及曰移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也恩絕故無施服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適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卽非其所屬張子曰妻於夫家與族齒妻出則與族絕爲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無移服然夫妻判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故爲出母期爲親者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百姓百官刑猶成也斁厭也此總結上文言人道以親親爲本親親故推己之親於親以次相親而及於祖故尊祖宗乃

祖之正適尊祖故敬宗有宗則可以收合族人而致其恩禮
族無離散則昭穆序而情誼孚故宗廟嚴敬社稷所以保國家
而久享其先人宗廟嚴故重社稷百姓輔治以安社稷故重
此則愛彼百姓分理庶民感上恩而愼職故刑罰中刑罰
者生民之命中故庶民安財用生於庶民百志成於財用足
且成矣上制爲禮下習爲俗相親相敬而得其和樂詩言文
王之德顯於天下承其先人人無厭斁之者
以其仁義交盡卽由此親親之意而推也

禮記恒解卷十七

少儀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記少時習學之禮儀而長則行之者也其文不全故朱子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見賢遍反適音敵亟顒見如字

聞記者謙言聞之他人也辭致辭某者名也固願願之專也將命傳命之人不得階主無階進之主者蓋不敢言聞名於君子而云聞名於將命且謙言不得階主以致謙於將命者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辭稍遜而亦曰願見之誠若罕相見之人雖敵體亦曰聞名不敢驟也若欲亟見則曰願朝夕聞名瞽無目故不得見但曰願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適之也比所謂比於下執事言與其下共給事也童子未成人則曰聽事於執事益謙也公卿有司徒以掌喪故云聽役

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從去聲

鄭康成曰適他行朝會也君無所乏特以資有司車馬芻秣之用贈從者亦不敢斥言相贈也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襚音遂賈音嫁

以衣送死者曰襚臣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賈人識衣物之貴賤者也廢衣謙言不堪用也送敵者則直曰襚以襚進以襚致於將命者以進親者直前陳之也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陳氏澔曰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芳仲反賻音附

孔氏穎達曰以馬送死者曰賵以馬助生人營葬曰賻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爲送喪之從車鄭康成曰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陳氏澔曰來賻者既致主人之命則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以物授立者皆不跪禮惟其稱也直情徑行者或有跪然非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本作脫

孔氏穎達曰始入門擯者告主人使辭讓賓先入至階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不言者始入之文包之也賓主升堂

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可猶止也推排門扇脫屨於戶外者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若先有尊長在內則後入者不得脫屨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孔氏穎達曰品味殽饌也亟數也方氏慤曰品味有偏嗜道藝有專術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度入聲 訾音咨

在躬者不使人以可疑謂坦直也不揣度民之機械不以不肖待人也不願慕大家之富貴不訾毀人之重器皆光明誠厚之事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氾音汎埽去聲 拚音奮鬣音獵 擖音葉

陳氏澔曰氾埽廣埽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膺胷也擖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胷前不可持向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平聲

貳問再三瀆也又言問卜筮之法先自審其爲公義爲私志義則可問志則否蓋神至公正者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見去聲見則之見如字犆本亦作特

陳氏澔曰踰等祖與父之行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見尊長不使擯者傳命遜避賓主之禮也遇於道路尊長已見己則面之若不見則隱遜不欲煩動之也不敢問其所之鄭康成曰恐尊長所之或卑褻也尊長有喪待其有事朝夕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之執琴瑟不得擅執不無故畫地手不整衣冠以爲容翣扇也雖熱不得揮扇若尊長寢時而見則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食夜反勝時證反

孔氏穎達曰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爲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耦下耦又進取一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併取四矢投投壺也賓主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置於地手併抱投之擁抱以待及投壺竟司射命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飲之當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客若不行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即兕觥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兕觥投壺立算爲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二馬而成勝若卑者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

升執轡然後步乘去聲拖徒可反幦音覓

執執轡而守空車也君未在車故坐帶劍之法在左以便右抽之便今君未在車僕者故帶劍於右而以左手負正綏從右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面擲於車前覆笭之上及君將升僕者執散綏而升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出則授君良綏而升車也孔疏覆笭車前闌亦名曰式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罷鄭讀疲朱子如字

方氏慤曰致慕則來厭斁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有厭斁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也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還音旋莫音暮

侍坐者不敢告勞若君子有倦意則不敢重煩君子而請退也孔氏穎達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澤玩弄而生光

澤遷轉也尊者脫屨於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旋轉之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爲遠皆去聲

量先度其道合志從及己勝任否也或乞假於人及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無怨遠罪以其未先輕許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覘隱密之處不泛爲狎褻之行不敢妄稱道舊故之是非不爲嬉戲之色皆所以養其正大莊嚴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諂音謟相去聲更平聲

訕私道君之惡亡逃不合而去國疾惜惡君也頌稱揚其美諂阿意曲從君政怠惰則振起而助成之廢壞則埽蕩而更新之是謂社稷之臣役使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蒲末反報讀作赴

拔赴皆急疾之義來往以周旋動靜而言戒其急疾不安重也非禮而求神曰瀆不誠敬亦瀆也循枉習舊邪而不改未至之事以私心測度之則僞妄德者天理凡事不可違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前人成法說良工衆論可折衷是非者訾毁其不善也言語未必皆當以身質正直以爲是則義或闕而善言不至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如字濟上聲匪讀爲騑

穆穆和而敬皇皇正而大也濟濟翔翔協恭而安舒齊齊皇皇嚴肅而思慕匪匪翼翼安重而舒徐方氏慤曰肅肅唱者之整雍雍應者之和鄭康成曰周禮教國子六儀此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上聲樂音岳

國君之子亦人子也當從父爲敬故長則曰能從君治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太幼則曰未能御御六藝之一輔氏廣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謙言能從樂人之事謂習其事也能正未能正猶言能受教與否也鄭康成曰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

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耳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筴音策

鄭康成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俠無容也步張足曰趨不式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

肅拜如今婦人拜手拜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也鄭康成曰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其餘亦手拜而已

葛絰而麻帶

御案此承上文言不特拜不同即既虞卒哭婦人葛絰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絰而葛帶不同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穎達曰取俎就俎上取肉進俎進肉於俎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陳氏淳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雖無人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

鄭康成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未嘗不食新

鄭康成曰嘗薦新物於寢廟孔氏穎達曰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音旋）

孔氏穎達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二乘（上乘如字下並去聲）

貳車佐車皆副車也對舉則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其數與周禮異者 御案諸侯貳車雖有三等舉中而上下可知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賈音嫁

鄭康成曰服車所乘車也不齒不齒次其年歲不賈不評其所值多少之價皆所以廣敬也方氏愨曰有貳車者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

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乘去聲

鄭康成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牲體已解可升於鼎者加猶多也孔氏穎達

曰所餘多雙委陳於門外也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緤息列反靮音的

鄭康成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說本又作挩袒音但櫜音羔奉上聲韣音獨拊音撫夫音扶襓音饒

鄭康成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韜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孔氏穎達曰器則執蓋陳底執蓋輕便也韣弓衣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並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櫝劍函襲卻合之夫襓劍衣　御案劍室以木為之謂之鞘曲禮進劍者左首若無木室而但以綿絮纏之謂之襓藏之必以

篋進人亦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襓置劍襓上則劍不動乃加蓋至獻時則啟蓋反襲於下而見劍在夫襓上亦當左其首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苴子余反茵音因熲京頃反刺音次辟音僻

陳氏澔曰苞苴者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苞苴以遺人也茵褥也熲警枕也戈有刃者櫝而致之也筴蓍也籥如笛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穎刃鐶削曲刃拊刃把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鄭康成曰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右陰也陰主殺方氏慤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卒以戰爲事而敢死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賓客非不敬也以儀容恭肅為主祭祀非不恭也以心思誠敬為主詞辭氣明盡貌軍旅危事故常思險而慎隱情彼此未顯之情在已慎度其可否在人慮以下人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飯上聲亟音棘數音朔噍音樵

孔氏穎達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歠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亟疾速而咽數噍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客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御案燕侍食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自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為左西為右主人酬賓之爵居東客酢主人之爵於西介賓之副酢客酬還答主人之爵僎主人之副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濡音儒腴以朱反 鰭音祈膴音冔

陳氏澔曰擘濡魚從後起則膓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膴者割魚腹下大臠以祭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若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齊去聲

孔氏穎達曰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羹食於左以右手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陳氏澔曰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軌媿美反周禮作軹 范音犯周禮作軓

鄭康成曰加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也軌轉頭范軾前也孔氏穎達曰將欲祭軷酌酒與尸僕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之於東左右軷及前范祭畢乃自飲所以祭者欲神助己不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圂與豢同音患腴音管提丁禮反湆音泣爲去聲薤戶戒反喙許穢反

孔氏穎達曰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祭於俎內近人處圂犬豕之屬腸也趨徐趨也小子給使令宜驟走不得趨翔爲容舉爵時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洗洗爵盥洗手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湆羹汁也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也本根也本不淨末萎乾故絕去之首頭也喙口也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襪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尊者設尊者也朱子曰鄉飲酒之法元酒在西方設尊時卽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也孔穎達曰尊與壺恐有鼻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襪者醮者是也襪沐而飲酒醮冠而飲酒者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折俎所以為尊者襪醮小事而有折俎之盛禮故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羞殽羞也殽若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也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麇音眉軒音獻麕俱倫反辟音璧

鄭康成曰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董菜淹之殺肉及腥

氣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燔音煩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所祭之物於俎均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客若爲尸尸尊則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陳氏澔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道音導燋側角反

孔氏穎達曰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者告之使後來人知之瞽無目亦道之如無燭時愚按凡

飲後至闇則主人執燭抱末然之炬亦示留客之意客不敢當故起而辭主人然後以燭授執燭之人凡飲酒有讓有辭有歡今既至執燭之時則免三事以嫌於長夜之飲故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匹亦反咡音二

陳氏澔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長者若尊長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爲去聲使去聲大音泰少去聲犆特同

鄭康成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

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氏穎達曰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以獻之臂臑謂肩腳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平聲幾音祇組音祖縢音滕秣音末

靡敝或兵荒民困之時雕幾雕畫漆飾以爲沂鄂組縢用組爲飾及緣約之刻刻木鏤鏤金絲屨約繶紕之屬以絲飾之秣以穀食馬也

學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記教者與學者之義當各尋其文意而通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讀爲小 聞去聲）

發慮思合乎成法求善良以自輔屈就賢人體貼疏遠此皆求治之盛意而教化之法未詳則其效有限故言有小聞動眾而不足化民成俗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兌讀作說）

申明上文之意道五性五倫之道教學以化民然後風俗淳美引說命言道不可離故學不須臾忽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强上聲長上聲學學上讀爲斆下如字

鄭康成曰旨美也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教人乃益己之學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熟

陳氏澔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毗志反中平聲樂五教反論去聲聞去聲說音悅蛾魚起反

比及也詩曰比于文王及其入大學之年又間一年然後考校之其考校之法一年視其能離析經解而講明之辨其志之所尚三年視其能敬所業樂羣善友否五年視其能博學而身習親師而求益友七年視其能講論學中精義取賢友以自輔則謂之小成至九年而條析義類通達事變卓然自立不爲他惑則謂之大成承上言教之法詳且盡如此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悅遠來此大學之道也明體達用由斯而出也凡人無不可學即無不可爲聖賢特患所以教之者未盡引記言蚍蜉時時學銜土之術而成大垤猶學者志聖賢之學而成大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小通肄音異孫去聲夏檟同古雅反語去聲

皮弁天子之朝服入學之始有司服皮弁以芹藻之屬祭先聖先師示敬道尊師之意當祭菜之時歌○小雅之詩鹿鳴四牡皇華三章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以勸居官受任之美入學時大胥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使以恭順之心進其業有不率教則用夏楚二物警其敖慢使收斂威儀孔氏曰夏今山楸鄭氏曰楚荊也大禘五年不五年天子諸侯不視學考校使學者優游其志從容成德教者時時觀學者所為而弗亟告語之使其憤悱然後啟發之幼者恭聽而不責之以問不躐等以躐進[illegible]論[illegible]理也官已仕而學者士未仕者各先其所[illegible]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益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與藝之類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縵末世反依上聲興樂並去聲

初學樂者手與弦未相得必先學習調弦而後可以安弦學詩者必先明廣博依擬譬喻之法而後知詩人意類所托學禮者必先明衣服一切雜制然後知先王制禮意義精詳藝則禮樂射御詩書之文也興有所得而興起樂學心悅而[illegible]勉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藏脩諸心修治其事息養其原游博其藝蓄合動靜本末而交養之故能安志於學親就其師有所得而樂其友信其道久久卓然自立雖無師輔亦不反復矣敬孫以敏存心從容涵養務及時而斂功其所修之業乃日新而不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音覘訊音信數音朔佛本又作拂

鄭康成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教者但吟誦其所見之簡牘本無博識而故多爲訊問之言以窮學者數進教人不以次第所業未習旋又進之以彼不顧學者之安否不由其誠無誘人不倦之心不盡其材不審學者之材識分量施之悖所以教者多違理求之也佛求教者不循教法隱其學教者不忠疾其師學者不恭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教法悖而收效難也終其業勉從師授去之速於心裡不悅也刑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當孫並去聲

子弟不善之習禁之於未發豫立其防也當其可告而後告之則心悅易解不陵節小大本末各因其才識年分而教之孫優游巽入之意相觀而善取人之能以自益摩動盪切磋之意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音升孫去聲壞音怪辟音僻

孔氏穎達曰扞拒扞格堅強也情欲既發則扞格於教而不能勝時過後學精明已散徒勤苦而難成雜施雜亂無次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壞亂不可復治獨學無友孤偏鄙陋寡有所聞燕朋燕褻之友相習為非不順師教燕辟燕遊傲僻浪蕩廢學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道音導強平聲易音異

道順勢而導因其所明不强以所難知也强有志力者因其奮發而激勸之不沮抑也開啟其端使自悟不盡宣其所未至也和喜於漸入易易於上進思自生體悟喻譬曉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易去聲長上聲

多貪多寡淺陋易忽略止畏難四者由資質而殊偏私心知其失而救之則無棄材長善因有所益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使人繼聲繼志皆己有深得而欲人之共得也言雖簡約而事理顯達道雖深微而訓誘明善譬雖罕少而聽者皆曉此非深造自得不能善誘如此故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而知其資才之美惡然後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拘一格吳氏澄曰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為人之師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愚按承上而極言師之不易書曰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並重以此而凡天子諸侯擇師尤不可不慎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氏澔曰嚴尊禮嚴重之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自古聖王以道修身道賴師而明則必尊師而後爲重道其屈於臣也所以屈於道也道重而天下咸知勸學所以化民成俗易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

皆進學之道也說音悅撞文江反叩音口從平聲

善學者信受力行故師逸功倍而歸功於師不善學者自不責殘轉怨師授攻堅木由易解以及其難善問者亦然及其久也漸次開悟師悅弟之善會弟悅師之善誘如撞鐘隨其所叩之小大而答之不違盡其藏待其所問者已曉然後因而發其蘊如鐘之以次大鳴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舍上聲

記問之學博聞強記而無真得者也聞見之學有窮推義理浹洽於心然後本心得躬行聽學者之言論而隨事啟導曲中肯要力不能問才拙而意見拘者語之以開其悟若語之不知則是質闇雖舍之而不告亦非弃棄之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孔氏穎達曰良善治鑄治裘衣裘箕柳箕也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仍能學為補綴袍裘以至完好善為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其子弟亦能取柳和軟撓之成箕馬子始學駕車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使此駒慣習而後駕之三者皆須積習而成學亦然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音紕醜當去聲

鄭康成曰醜猶比也戴氏溪曰五官親言視聽思也比其事類以相況學乃易成鼓之聲不備五音而五聲無鼓不得諧和水不備五色而五色非水不能成章學非專為五官而設五官弗學則不能從治師喪無服而非師教誨則不能明五服之情以和親此皆類而不類不類而類須比醜之乃明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

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具於身爲德著於事物爲道德大者不專治一官道大者不但名一器誠至而人自信不必約誓時中以應萬變不必有心整齊凡此四者皆學至於成體用全而本末該然後能爲之學者察此則可以有志於學之本矣學之本何在存養其性天體察乎萬變其始則必由下學而企譬如河海海爲河之源河爲海之委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君子學道必由委以窮源蓋記者旣言學之法而又恐人之務末而失本也故結之如此

禮記恆解卷十九

樂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人得陰陽五行之正氣心之所發而五音備焉情之所達而和氣形焉聖人循中和之氣於一身而作樂以定人心使皆歸於中正記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樂以其和而後禮中其節三代聖王以此爲教化之要周衰聖王之樂散亡歷代所傳之樂各隨其時尚而不盡合於中和德爲之也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王禹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存十一篇史記樂書全采其文其篇名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按其名何與文義不甚相關姑闕之而直詁其文理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

旄謂之樂比毗至反樂音洛

出口爲聲聲有應和爲音變五音高下淸濁變化方猶章也樂之人心自然和悅也鄭康成曰干盾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爲旄旄牛尾文舞所執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噍音焦殺色界反樂音洛嘽昌善反散思旦反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揫揪急也殺速止無餘韻也嘽舒綽緩綽徐發發揚散疏散粗不細厲不和直端正廉謹飭和淡冶柔遜順六者皆情之所關性本靜寂情則隨感而動易失其正故先王愼所

以感之者如
下文所云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行去聲

志動而易僻禮以道之則中節聲發而易戾樂以和之則和平政者本禮樂而著爲法制者也民情不一以政齊之使咸歸中和姦悖乎禮樂者也刑以防之四者相輔而行使民同歸中正治道以成故所以感之不可不愼也極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樂音洛 思去聲

又言音生於人心情動而有聲聲有淸濁高下之文謂之音聽其音而知國之治亂故出政者不可不愼所以感之也安其敎而樂其生則政和於民矣怨其上而怒其虐則政乖於道矣哀亂而思治則困而不伸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徵音旨怗音覘懘昌制反陂音詖

天有五行綱理萬物人有五事該括動靜五聲者本於心而應乎事爲先王本自然之天籟節以律呂之器名曰宮商角徵羽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爲四聲之主故爲君象商聲濁次於宮爲臣象角半清半濁爲民象徵微清條理分明爲事象羽最清音輕微故爲物象不亂各得其聲怗懘敗也五者生於人心政失而君臣民事物一有不得其理則人心所感音即傳之若五者皆亂迭相侵陵則民心悖慢滅亡可決蓋即音而知人心即民心而知政非專恃音以決存亡也

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至反濮音卜

鄭康成曰比同也考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鄭衛襲其聲而不變故爲亂世之音政散上無以齊民流沈蕩忘返誣罔其上自行私意正民流之實後人誤以桑中之詩爲桑間因孔子言鄭聲淫而並斥鄭詩謬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

人倫物理皆各有自然之情精聖王本陰陽性情之正而制爲樂以通之禽獸亦有知覺故能知聲而不知五音之變衆庶知五音而不知中和之義惟君子性定而情怡本身心以協於陰陽能知樂理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幾音機

方氏愨曰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毋言審焉愚按樂者所以和性情而適於中故知樂則幾於禮禮節樂和性情正而天理得故曰德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知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疏音疎倡昌諒反和去聲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絲以爲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三歎三人從歎之耳俎腥魚謂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太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愚按中言禮樂所以教民平其好惡非欲人極口腹耳目之樂即清廟之瑟大饗之禮以明其然交於神明者如斯則凡人之節性閑情莫不稱

是也好惡偏而人道必亂故以禮樂平之而反其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知上去聲下如字誘音酉知者之知去聲

人生而靜人生之初粹然者渾然存中此即所得於天中正之理而爲性至感物而動則七情紛機是既生以後形氣所生即爲伐性之欲非性之本然矣故一物至前而知足以知之此知乃情識之智非虛明之智好惡偏而形於外未復性之人內無主而好惡無節知逐物而好惡遂倚於偏不能返躬以求其性之正則性滅矣夫字以下慨歎言之人不能不

感於物而任其好惡之情不全性始則是人化於物悖逆詐
僞諸事紛然以起始於心術著於事爲釀成大亂蓋承上好
惡二字窮其本原推其流
弊以見禮樂之不可無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
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音催安樂逸樂音洛冠去聲笄音雞食音嗣

承上言先王制禮樂以節民情亦即四者以明其概分言之
則禮節而樂和合言之則樂以和禮使之中節故專言節居
喪有五服治情與而禮途各殊著於各體則衰麻發於聲音
則哭泣皆各有節鐘鼓文事干戚武樂各〻其事而暢其情
男女之禮始於冠笄終於昏姻重其事而嚴爲之別射禮鄉
飲酒禮食禮饗禮自天子諸侯以達於士庶交接之際以敬
以和各得其正禮樂如是又政以率之刑以防其患
四達不悖爲其本人情而適中和非强人以所無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勝去聲著張慮反

同其適其情異各別其等相親不乖戾相敬不褻慢禮樂相須不可偏勝樂稍過則流蕩禮稍勝則疎離和其情而使之合檢其外而爲之飾情洽而敬孚此禮樂之事也下文又推其效於天下貴賤有等上下相和蓋禮樂皆得其正而好惡之平可知矣好善惡惡本人情之正今禮樂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故賢不肖顯然易別其有不協於禮樂者爲暴則刑以禁之中於禮樂者爲賢則爵以舉之此先王愛民之政而又制爲禮樂以正其行愛者仁也正者義也仁義即在於禮樂之中是以民治行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以豉反

樂所以達人心自然之和禮所以束一身威儀之致中外特自其用言之其實皆一原共貫者也靜者性情之本簡文者身心之形容大樂大禮以禮樂之原而言易順其自然簡歸於主一樂至禮至謂本乎禮樂之體用無乖戾何有怨無悖逆何有爭揖讓而治天下天下人皆安於性分之固然而盡其所當然禮樂爲之也民與諸侯皆和順故無暴而賓服兵草不試五刑不用以此治百姓無患則和氣協於陰陽天子不怒則一世化爲慈祥樂之至也父子本親而非禮則無以全其親長幼之序亦然天子敬其修以達於家國天下禮之至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天地和氣養育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為至和之樂天地生成節文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為至中之禮皆天地自然當然之理具於吾身而該乎萬物者故同和同節也百物各遂其生不失其性和之驗也天地咸祇其祀不違其常節之主也幽之有鬼神屈伸變化而不離乎中和聖人明之禮樂亦然故能齊賜於人心而各得其愛敬承上極言大樂大禮之功效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沿說專反偕古諧反

禮節文太過不及其事雖殊而莫非歸於以敬相合樂八音變動相須其文雖異而莫非使人以愛相孚其迹不同其情則同故明王相沿必以禮樂為重故禮樂之事或不同為其時不同也禮樂之名或異而其化民之功則偕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贅還音旋

承上明王相沿之意而言禮樂之器與文不外乎此而其本則本乎人心合乎天地故知禮樂之情者乃能作識禮樂之文者即能述有作無述亦無以傳故明聖同功也孔氏穎達曰綴謂舞行相連綴兆謂位外營兆方氏慤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者舞之身容俯仰者舞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還言其容裼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略見焉御案此上文殊事異文之意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興禮樂也

承上明聖述作之意而申言禮樂本乎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天地一元之氣鼓盪無所不和萬物各得其理無有不序禮樂節宣人情以應天地而樂尤陽氣之宣暢故由天作禮本陰質之生成故由地制禮不能法地則不得其序而亂樂不能合天則不得其和而暴明於天地者德合天地然後能洽萬物之性情與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去聲

論言論倫人倫無患言順理而洽人心倫紀飭而無乖戾雖未有樂而樂之情已得矣樂以欣喜歡愛爲主如官聯然然亦必當乎天理人情而後爲正中正無邪爲質幹莊敬恭順爲節文禮之體用已全若夫施於金石發於聲音用於祭祀此則推己之所有以與民同者申明上文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意明乎天地之理備於人必先正其身心而不徒求

諸器數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爲大聖乎辯音偏亨音烹夫音扶

鄭康成曰辯徧也不相沿襲有損益也敦厚也愚按此仍承上與禮樂之意而極言之功成治定代天地以阜安民物本諸身而措諸世無毫髮之遺憾也功大則與天地同和故樂備治辯則與天地同節故禮具干戚之舞孰亨而祀禮樂之文不得爲備樂達禮也其本在法天地而安民物五帝三王皆有功德而至治者也然以時殊世異禮樂不相沿襲蓋世變不一則所以補救而歸於中正者不同非故異也樂雖所以樂人情而過極反憂禮雖所以判民用而稍粗則偏惟大聖德備中和然後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彼列反

此又承上明於天地之意而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之以為禮樂故禮樂明備天地各得其位高下別尊卑而萬物散殊各有其序此自然之禮一元流行不息萬物合同生化此自然之樂若以時序言則春作夏長仁之易見者秋斂冬藏義之易見者其實天地無時不仁義也仁主乎愛愛則歡欣故近仁義主乎敬敬則親長故近禮其實禮樂皆有仁義也和之至而天神可格別之至而幽顯咸宜率神從天就陽氣之發舒以言樂居鬼從地就陰氣之森列以言禮作樂應天和氣達於上制禮配地制度備於物其實禮樂本天地自然之節自然之和不可強分記特就其易見者以曉人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躋摩本又作磨蕩或作盪煖同暄

此申明上文天高地下六句之義貴賤以別尊卑之位小大以別動靜之形性命以別類聚羣分之生化象者日月星辰形者萬物體魄地氣上勝天氣下降陰陽者天地之氣天地者陰陽之質非有二也相摩相盪只是氣機轉運之意方氏慤曰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

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著如字

鄭康成曰辨別也升成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王氏肅曰著明也居法也愚按此承上天地聖人而總結之言天地氣化不時則物不能生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則氣化以和爲主物理以別爲主故聖人知天地之情制爲禮樂極乎天而周徧乎地順陰陽之氣以流行格鬼神以相感通窮乎天之高遠測乎地之深厚其功用如此而要其端則樂所以達生生之意而著天地之大始禮所以別萬物之宜而居天地之成物不息者天之氣不動者地之質然不息者常貫乎不動之中而不動者乃含乎不息之氣不息者動也不動者靜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所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故聖人以此爲禮樂云非徒玉帛鐘鼓之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音杭其行去聲琴始於黃帝而舜別爲五弦歌南風卽尸子引家語南風之薰語夔所制樂卽韶樂蓋承舜之命而贊成之非別作樂也聖人正一己之性情欲萬物皆各正其性情故制樂以賞諸侯必有德者然後能正其身以及民物聖人在上諸侯鮮無德者所謂有德蓋功成而化治如下文所云也德稍薄者其治民較劣德大者其治民自逸賞之以樂人數多寡不一故其舞行綴有遠近之不同其聞謚知行以喻觀舞知德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鄭康成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矣陳氏暘曰無餘蘊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

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疢饑皆借名也教有賞罰如寒暑之温肅事欲普被如風雨之潤澤不時則寬嚴失中傷世之和不節則勞逸失宜百為隳廢先王功成治定而後為樂所以法治也樂臻於至善則民化其德行皆象之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豢音患綴音贅以樂哀樂音洛分去聲

鄭康成曰以穀食犬豕曰豢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謳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綴猶止也愚按大事凡凶裁事大福凡慶喜事此承上法治之意而申言之言酒食所以合歡而反生禍故先王作樂以象德制禮以綴淫有大事必有禮以達其哀有大福必有禮以宣其樂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不得任情而生禍禮在而樂即在焉故不復言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樂音洛

聖人之所樂以其中和之德有深慨焉者而民心皆有此理聞樂而感動隱微相入故深以之推於人人皆然故先王以此爲教化之要

此總冒下文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知如字

血氣心知之性氣質之性也哀樂喜怒之常則情也而性矣惟聖人中和在抱不任氣血心知而哀樂喜怒中節民則不

然故應其所感因物起念心之所發
其術不同得乎正者鮮矣術事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噍音焦殺思並去聲嘽昌善反易去聲樂音洛賁讀爲憤肉而救反好去聲辟音僻狄音逖

承上應感起物而動言君樂與民志相通故移風易俗者當慎所以感之志微樂意微細噍殺急蹙殺小無餘嘽寬綏諧調和慢疏落易平易繁文簡節樂盛而有節制粗不精厲不和起初末終也猛於始而奮於終其中亦廣大賁盛廉有分辨直無枉曲勁不柔細正不偏頗寬裕大致寬大從容豐外曰肉內曰好借以喻樂之內外圓瑩順成和動自然和平動人流辟流於邪辟而不能自主邪散則以其竟言之狄成疾速而成滌濫音虛滑而無節制蓋君心所感而形於音民

則感之而成俗馬氏晞孟曰前哀心感者云云
言音起於心之所感此言樂之所以感於人心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稽古奚反

道去聲之行行去聲省西領反稱去聲
比毗至反事行行如字長去聲見音現

情性中和之正性情也度如黄鍾長六寸之類數如陽六陰六生氣一元太和之氣密幽性意懾怯意四謂陰陽剛柔暢和也交平也位五音之分學等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業有自然之節奏廣謂博習之省猶齊也文采兼音舞而言繩德厚情性中和而又以樂繩之使歸純熟益加厚也小大以事言大事用大樂小事用小樂爲法使其相稱律法也

終始之序如金聲玉振小成大成之類象事行事欲其宜行欲其和也親疏如上生下生之屬貴賤如君臣民物之屬長幼如黃鍾賜之長林鍾陰之長男女如黃鍾以大呂爲妻太蔟以夾鍾爲妻之屬然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以得其序得其和爲主樂理不離乎此亦不獨指是也言先王本一己情性之正以制樂生氣之和五常之行皆全備於己而由內達外樂盡善盡美然後推以教人使人涵泳其中變化其氣質以明倫而飭紀故樂可以深入乎民心而爲移風易俗之要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易去聲湎綿解反

敝潰毀煩瀆擾氣天地和氣慝過惡淫邪蕩哀而有節則莊樂而不淫則安慢易疏忽犯節亂其節流湎邪放如酒之湎本謂中正也廣則容姦濶略而其中溷亂如容姦邪在內狹則思欲促迫而其音散漫如情欲縈心此數者其初特感於

人世條暢之氣而不顧中正之理其後遂放溢不可收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此節反形以足上文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去聲倡和和去聲分去聲

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又萬物之主也故其性情心術之邪正樂感象之姦聲正聲發於人心而積於平昔者也逆氣順氣存乎陰陽而生於人心者也天地陰陽之理有倡必有和故回邪曲直生自人心而氣之正逆者與之相應各如其分由萬物之理皆各以類相動故先王必正其性情以理萬物之性情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

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行去聲比毗至反著張慮反

情動而有善惡反情以和其志克己復禮以淸其源也比桉倫類從善去惡以成其行則身修矣心淸而理勲耳目自然聰明姦聲亂色過而不留淫樂慝禮阻而不入惰慢由心生邪僻從外至稍萌曰設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則德成矣然後以樂將其悅豫宣至德之光華動四時之和氣萬物之理由一人而昭著此申明上文本之情性之義也

是故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淸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和去聲

清明廣大終始皆言聲樂周還謂舞也四時周而復始風雨變化有常五色配乎五行五聲諧而有倫卽五色成文而不亂也八風應乎八卦八音協而中節卽八風從律而不姦也百度由律呂之數以推樂和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終始言其序倡和言其情清濁迭相爲經一天地元氣之周流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故上文所謂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如是故樂行而人倫清正學樂者皆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風移俗易天下皆寧虞廷儀鳳舞獸夫子聞韶忘味及所謂成於樂者皆以此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樂者廣樂樂行如字餘並音洛鄉去聲

鄭康成曰道仁義欲邪僻也方猶道也愚按人皆有道而無復性之功則爲欲移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道足以制欲而反推之以教萬民樂行而民皆不溺於欲則可以知君子之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全性即爲德而言性之端者以德之著者言也德具於心而形於外宣於樂則爲英華金石絲竹特其器耳志有言而成詩聲有餘而成歌情鼓舞而爲舞此皆人心之不容自已者而樂器爲後是故聖人德至而樂神其情至深而發爲文采者至明且其氣至盛而化及萬物者至神由其和順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也此申上文反情和志之義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

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音現復音伏拔蒲末反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心動而有聲樂無體由聲而見故爲樂之象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使美陳氏澔曰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聳聽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再始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關雎之亂歸舞畢而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昭其進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此舞者進退周旋之事舞之容雖若迅速而不過於疾舞之道雖若幽微而不過於隱獨樂其志得樂之趣而不厭備舉其道以公諸人不私其欲人各有情緣樂而見而不失乎中中正則義立矣樂以爲樂自始至終而不戾乎中和則德尊矣君子聽之而好善感動浹洽其本心小人聽之而知過感動蕩滌其邪穢此申上文志聲容之義以明其不可苟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

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施去聲樂其樂音洛

樂以樂人故施禮以相敬故報然樂雖主於施人各有其生氣自然之和而以樂樂之適樂其所自生禮雖主於相報然人各有其自然之敬而以禮行之是反其所自始然則樂以章德禮以報情莫非反始之道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緣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報之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報之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央以青黑爲緣牛羊非一故稱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易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管史記作貫

人情得其正則和而久故不可變人情得其宜則中而久故不可易統人情而歸於至和辨異同而歸於至中中和之義人情不能外故管之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上聲 偩音負

鄭康成曰偩依象也凝成也此申上文管人情之意本人心變音節禮以達人心之誠而不徒觀美惟禮樂本乎人心而通乎萬變依象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上神可降下神可興粗之不過日用倫常精之格乎天地鬼神父子君臣尤人道之大者禮樂皆管領焉故曰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許具反覆去聲區音勾觡音格伏扶又反鬻音育殰音瀆殈呼闃反天地將爲也天地本有自然之理氣而禮樂足以發之故天地翕爲昭明也訢合天地無心而若有心訢然和合陰陽拊得剛承訢合而言天以氣煦地以形嫗覆者天育者地區曲生萌直生羽翼禽屬角觡獸屬鄭康成曰無鰓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愚按此極言禮樂之功用而凡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一切政治皆括其中矣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

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鋪普胡反

行去聲

承上而言禮樂當求其本修德本也陳氏澔曰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北面位之卑也鄭康成曰辨猶別也莅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儐人君以德行為先德成而禮樂之本無愧然後用禮樂之文上者在所先下者在所後有制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康成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孔氏穎達曰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拊音撫復音伏相去聲訊音信

鄭康成曰旅猶俱也會合也文鼓也武金也相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陳氏澔曰相卽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所以治舞者之疾恩拔進旅退旅夫子所謂翕如也和則純如正則不姦廣則不狹二句言樂之聲弦匏笙簧會合相始必待拊鼓而後作始奏鼓以宣其文德終擊金鐃以著武功恐其亂也以相治之防其疾也以雅訊之六句言其有節和而有節君子於是語樂之理於是道古之事修齊治平皆不外乎和而有節此古樂之發見而易見者也文和諧浹洽意武節制嚴謹意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儒音儒獶音乃反亦作猱

俯卑曲濫泛濫無節蕩而不止入於邪僻而不得禁又兼之以俳優雜戲侏儒短小男女或父子並爲之不別尊卑樂之既終無理可說揆之古意無一相合故不可以道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

音生於人心而樂成於律呂文侯不正其心是以喜新樂而惡古樂子夏難以顯斥之故遜其辭而言樂與音相近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疢丑刃反莫詩作貊上聲王此之王去聲俾讀爲比去聲祉音止施音異

君能法天地以治民故天地順當和而不忒也民有德則和氣翔洽五穀昌則萬物皆理矣疾疾病疢熱疾也妖人妖祥天地邪氣大當合天地人物而皆當也以上言人君之德足以承天地而理萬物如是然後作爲人倫久遠之紀綱天下大定則治功成也然後作樂以正人心而詩頌作焉此之謂德音德音然後謂之樂則非德音凡器數皆不足言樂矣引詩言王季之德音積累深厚至於文王而後受帝祉欲文侯知樂必由德音而成益深探其本也詩義已見詩註不贅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音僻喬音驕

溺沒於其中而不出也好濫好爲泛濫之音令人志意淫蕩燕女安於女色令人溺於情欲趨數迫促急速令人志意煩亂敖辟倨傲邪僻令人志意驕傲四者皆因邪色昏心害乎中正之德故不可用之宗廟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引詩以明古樂敬而且和故用之宗廟而施諸政事無不可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並去聲

此乃正勗文侯遠溺音而好德音也人君好惡民即從之不可不愼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

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鞉音桃椌苦江反楬邱瞎反壎音喧篪音池竽音于籥音偷長上聲

陳氏澔曰鞉小鼓持柄擊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爲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惡拔承上言聖人好惡既正然後作爲六者之德音本質既立然後用他樂以和之文武舞以象之此所以用之宗廟賓客無所不宜官序貴賤得宜謂用之宗廟朝廷各如其分尊卑長幼有序謂化其器陵暴戾各安其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

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鏗古耕反號去聲橫古曠反磬上聲濫上聲會戶外反畜敕六反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將去聲

鐘聲鏗鏗然有堅剛之意且以宣衆樂如號令然是立號也號令欲其嚴肅鐘聲宏大充塞故立橫橫則雄盛故立武君子謂人君也爲文侯言故以思臣言之下放此石聲惟磬備十二律故云石聲磬辨謂辨六律六呂陰陽之分也各如其分猶人臣各守其職致死無二故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哀婉而正也廉有廉隅不瀆慢也故立志而聽之者思志義之臣也濫泛愛意竹聲合衆聲而益佳故立會會則可以聚衆故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能合衆志者也讙鄭氏曰讙囂也動奮動讙欣奮動則可以進衆故聽之者思封疆之臣合之之謂志正而後聽音有益於己不作淫慝之想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

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液音亦憲音軒召音邵唯上聲

賓牟姓賈名鄭康成曰武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病猶憂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遠及也事戎事致謂膝至地也有司典樂者萇宏周大夫孔子與賈言及樂而設問之言武舞擊鼓已久而不遽出何也賈對以武王恐不得眾心故久而未敢出也此猶未大遠於理也又問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以恐不及時伐紂故咏歎淫液以待諸侯之至則以武王為急欲征伐非也又問舞時早為發揚蹈厲何故對以及時伐紂之戰事與下文夫子言太公之志相反非也又問舞人何有時而跪右膝至地左足仰之對以非武人之坐與下文夫子武亂皆坐相反亦非也又問其聲似於貪商何也對以有司

失其傳若非失傳則爲武王貪爲貪商其志荒矣此對極得聖人之心故夫子唯之而云聞諸萇宏亦若吾子言是也其不是者夫子不辨之善善從長必待其問始告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上遲音稚下遲如字

孔氏穎達曰免席避席也方氏愨曰上遲音遲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鄭康成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賈前據己見未安於心故免席而請問夫子乃正告之樂象成功必其事如此而後象之非偽爲也因言總干山立正象武王行仁西土無伐商之心太公以天下塗炭諸侯皆欲伐商勸武王應天順人故以發揚蹈厲象太公伐商之事至舞畢皆坐象周有文德布治

自來如此不為伐商而然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去聲 綴音拙

鄭康成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復綴反位止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分猶部曲也孔氏穎達曰夾謂振鐸夾之久立於綴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酇綴此乃正言武樂象成之事始而從南北出象武王德教及於北方紂之屬國皆歸心矣再成仍在北方象武王滅商會朝清明之易三成從北而南象武王克商南還四成仍在南方象武王疆理南國五成而前舞列分為左右象周召分治六成復酇綴之本位象天下尊武王為天子非武王自欲為也其舞時夾鐸振之而駟伐象周之德威盛於中國已久分夾而進象天人嚮應事已在未伐商時

故曰事蚤濟也其未舞時久立於綴者衆商可伐而不欲伐之必待諸侯皆至始應天順人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女音汝反如字薊音計祝之六反復音伏弛始氏反華平去二音弗復之復扶又反衅同釁建同鍵櫜音高

語古語蓋當時民喜新政傳播之語反商書所謂反商政述由舊也孔氏穎達曰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illegible]

故待下車而封之薊今燕京薊州祝無考陳今河南陳州投吳氏澄曰猶俚是也蓋當時語如此而夫子遂之非獨以封爲投也封墓累土而禁樵牧也使之别使人行求商容而復其位弛政去苛政濟河而西歸鎬京也弗復服不復以載輜重倒載而又包以虎皮示永韜也御朱名命也武王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建櫜無復事矣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鄭康成曰兵甲之衣曰櫜鞬櫜閉藏兵甲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射音石貍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裨婢支反搢音進賁音奔說音脫朝直遥反

散軍散軍於農郊射習射於郊學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者左射右射樂言賓主左右揖讓於體射耳不必泥左右字鄭康成曰貫革射穿甲革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耕藉藉田也愚按習

禮射而貫革之射息及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亦脫劒蓋天下無不尚德之人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弟音悌

鄭康成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冕而總干陳氏澔曰首戴冕而手執干也餘說各見前篇愚按雖諸侯必有兄故特又言此以足上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承上言周道四達禮樂全備如此則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王治浹洽而天下應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去聲子如字諒音亮朱子曰當依韓詩外傳作慈良則樂樂則之樂音洛

致窮極其理也治心除去心之邪戾易坦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樂理洽而心怡安則兼內外禮貌而言也久則德性堅定一如天之粹然冲虛神謂神明不測天則仰德者自尊從故不言而信神則感德者自畏敬故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在我者莊敬自嚴肅而威重不可褻狎禮樂之治心治躬如此故和樂莊敬斯須不可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易去聲錯措同

動發動情動而極其和身動而順乎理顏色面目容貌兼一身而言非爭不易慢中和之至身心正而人自感化也德蘊於中煇光形見於樂理具於已言行發著其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此錯之不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則樂之樂音洛

承上言禮樂內外交養不可偏勝也減節其性情以歸物則盈暢其心志以合太和進謂精進反謂反本禮雖主於減而威儀度數必精進而實踐樂雖主於盈而律呂陰陽必歸本於中和銷謂簡略放謂淫蕩得其報敬人者人恆敬之得其反發乎情而止乎義樂樂與人相樂安一己暢遂報者在外反者在內莫非所以節性而附情故曰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

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者樂必立樂之樂並如字餘音洛耐古能字道論並去聲肉如又反邪似嗟反

不能免有情必有所樂也發氣之方發形則著於容貌矣人之道人之常理術事也性無形而發於聲音動靜者則足以盡其變也不為道不當乎理雅頌之聲先王本一己性情之正所制者道順其性天之自然故人足樂而不至流蕩文節雅頌之辭論而不息義味耐人尋繹而不厭也孔氏穎達曰曲謂聲音迴曲直放直繁繁多瘠省約廉廉稜肉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善心自然之良心鄭康成曰方道也此言先王立樂因人情而道其善心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族長之長當作黨長幼之長去聲比言避

君臣主敬族里主順閨門主親人情之所施各有其宜以樂和之則各得其分而不失乎正一天理人情之極則物樂器節高下清濁短長之節文美備有文采此言先王立樂因時地而合和倫類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要平聲行音杭

鄭康成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按雅頌之聲廣大清明故志意得

齊莊于戚而習容儀比於音節可消鄙漫故容貌得莊敬步以範其步趨節奏以知其容止正則無邪曲齊則無參差天地不外陰陽陰陽和而後萬物生命謂天地之太極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以樂節宣之故爲紀不能免不能外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儕音柴

陳氏澔曰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方氏慤曰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結言先王之喜怒見於禮樂而天下和之畏之所以爲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齊音貢好去聲斷丁亂反舊本寛而靜四十九字脫在五帝之遺聲下又衍一愛字今從鄭氏正本

鄭康成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商宋詩也陳氏澔曰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愚按陳說近是夫風雅頌其地不同其用或異然足以正人性情而合乎義理則一也非雅頌優於風雅而雅之小者不如大風又不如雅寛靜至溫良而能斷皆美德也特其性情學術所造不同取其相近者而歌之非大有優劣故又申之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直陳己之德意而人心所感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相感召極言歌之不可苟如此前人拘牽解之非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此節舊本亦有錯簡今從鄭氏正本

因上文約舉風雅頌所宜歌恐子貢誤以為風不如雅頌故又即商齊申言之而凡歌可以類推矣商與齊皆風也然溯其原皆五帝三王之遺聲特以二國各相沿習遂別其名果能明乎商之音得其體直慈愛之意則臨事決斷不一而足明乎齊之音得其溫良能斷之意則見利而讓即二國之音而義勇備焉可見凡歌必己有是德而後與音相宜所以必求子貢自執也鄭康成曰保猶安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上上聲隊音墜倨音据中去聲句紀具反說音悅

此乃言歌之法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御案子貢問樂是此一篇之名古書名篇多在後前十篇已例此偶存耳